



一个奇迹。一个不曾接受过任何正规战术训练的新兵蛋子，成长为志愿军中冷枪射杀最高纪录的狙击英雄，成为名副其实的狙击之王。

一个更大的奇迹。凭借一枝不带任何光学瞄准设备的老式苏制步骑枪，单兵作战32天，击发442次，毙敌214名，而自己却毫发无损，全身而退。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以自己的优异出色再一次脱颖而出，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新式战斗机飞行员，并有着上千小时的安全飞行记录。

狙击手

华 秀灵 著

解放军出版社



狙 击 手

少 华 秀 灵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狙击手/少华、秀灵著. -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4

ISBN 7-5065-4833-X

I. 狙… II. ①少…②秀… III. 传记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3209 号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 新华书店发行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A5 印张: 字数:130 千

印数:7000 册 印张:8.875

定价:20.00 元



前 言

狙击手，这个独特的名字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冷酷而又浪漫的联想。对手们把他称作战场的幽灵，无声无息地杀人于无形，没有人敢否认他的存在，却又找不到他藏身何处。防不胜防，避无可避，狙击手的特定称谓，总是暗含着黑暗中的隐隐杀机。

然而，我们今天故事中的狙击手，并没有人们想像中的那种神秘莫测。他虽然只是一个刚刚踏入战场的新兵，他甚至不曾接受过任何正规的战术训练，但他却经历了所有战争中一样的生死搏杀。



他是中国军史上极为

现代狙击手

光彩的一笔,让无数后辈奉为永远的枪神。50多年前,就在朝鲜半岛上那场惊心动魄的战争中,他凭借一枝老旧的苏制步骑枪,在不装备任何光学瞄准设备的情况下,单兵作战32天,击发442次,毙敌214名,创下了朝鲜战场志愿军冷枪射杀的最高纪录。这个数字即使放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首屈一指的。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虽然他身经百战,屡次遇险,却毫发无伤,全身而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战争中的神话。

这个极富传奇色彩的英雄,就是中国军史上的赫赫有名的第一狙击手——张桃芳。

与张桃芳的结识纯属偶然,因为作者本人并非军事爱好者。虽然在无数军迷心里,张桃芳是大名鼎鼎的狙神,但在笔者接触这个题材之前,却从未听说过这样一位英雄的名字。究其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以前那些耳熟能详的英雄的名字,大多是冲锋陷阵,舍身赴死的烈士,而像狙击手这样的角色,悄悄躲起来放暗箭伤人,似乎并不符合中国传统的英雄概念。但是换个角度,从现代战争观念来看,现代战争中最注重的是战斗的效费比,也就是战斗的有效杀伤和弹药消耗之间的比率,战争的根本宗旨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守卫和平,而张桃芳在这一点上做到了极致,应该说,他毫不逊色于那些慷慨捐躯的英雄。

为了拍摄一部反映朝鲜战争的纪录片,笔者开始寻找张桃芳。这

个寻找过程确实费了很多周折,最初是从《兵器知识》杂志上找到张桃芳的一则故事,于是顺藤摸瓜找到了文章的作者——军事科学院的曲爱国研究员,但是他同样不知道张桃芳现在的下落,甚至不知道张桃芳究竟是生还是死。曲爱国只知道,张桃芳当年是志愿军陆军24军的战士,并且推荐我们通过部队番号查询。但是那个年代的24军,今天又属于什么部队哪个番号呢?

费了很大力气,调查终于有了些眉目,但是部队番号涉及保密,联系电话号码不能得知。没有办法,只能在网上一阵乱搜,没想到却柳暗花明,发现了一篇发表在《烟台日报》上描写张桃芳的文章,把电话打到《烟台日报》,终于找到了文章的作者山东某驻军宣传干事,而张桃芳正是这支部队的原来的老团长,前后经过两个月的苦苦寻找,最终在山东潍坊当地的一家干休所里,作者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当年的传奇英雄。

在一次次的攀谈中,我们一步步走近传说中的这位狙击之王。张桃芳具有中国农民传统的朴实气质和职业军人豪放粗犷的风度,以及与生俱来的聪明帅气,听老英雄讲到当年的豪气干云,我们都禁不住激动得要跳起来。闲谈之余,张桃芳还把脸颊上的一处伤疤指给我们看,说那是小时候淘气留下的,而打了半年的仗,身上却没有一处伤疤。

说实在的,出于创作的习惯思维,我们一直想从这位老英雄身上挖出一些类似西方电影中那种孤胆英雄的浪漫情怀,我们也曾试图

从当下留下的军事题材作品中流行的“战争中的人性”角度去触及张桃芳的内心世界,但是我们一次次都想错了。

张桃芳的回答一次次把我们拉回到现实当中来,他曾是一个普通通的农民,他的思想世界也很简单,是战争把他造就成一个英雄。和国外的狙击手远远不同,晚年的张桃芳并没有像他们一样心中背着沉重的包袱,他健康乐观的生活着。他反复强调,自己之所以能够创下曾经那么辉煌的战绩,并非有什么独特的法门诀窍,只是因为一种思想在支配自己,是这种思想指导自己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这种思想就是——自己在为保卫人民而战,为保卫祖国而战。也正因为如此,他才生活得坦坦荡荡。

这个回答也许会让今天的年轻人觉得可笑,然而看着老人严肃的表情,我们一点儿也笑不出来。今天的年轻人在看过一些反映那个年代的军事题材影片之后,往往会讥笑其中的人物的不真实,笔者以前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们影片中的英雄形象永远那么高大,思想总是那么高尚,为什么他们不能像《兄弟连》中的士兵那样有血有肉呢?直到接触到这样一位当年战场上真正的英雄,我们才彻底明白了,这就是那个年代的英雄,一个简单的信念就会让他们出生入死,在战场上无所畏惧,在极度劣势下却战无不胜,这些是他们的对手永远无法匹敌的。这一点,也许更是今天这个年代的人们所需要重新唤起的。

这本纪实文学将全面讲述狙击英雄张桃芳生命中一个个真实而

又传奇的故事,当然,出于创作需要,我们虚构了部分环节,但总体上是基于真实历史的。读者不妨和我们一起重新解读、了解那个年代,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英雄神话。或许在这些故事当中,今天的人们可以从中重新领悟些什么……

引子

1953年7月27日,朝鲜中部五圣山。

上甘岭597.9高地,黄昏。

又是一阵近乎疯狂的炮击,整个山岭如同身处惊涛骇浪中的小舟,在上下颠簸震颤。炮火的光芒映红了整个天空,以至于根本分不清夕阳的余晖究竟是在哪个方向。

黑黝黝的坑道工事内,弥漫着呛人的火药味和烟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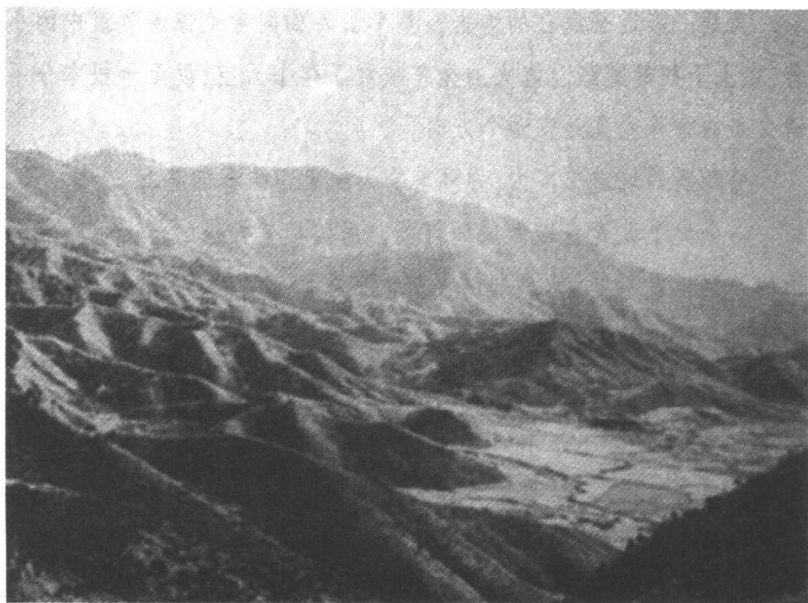
一个大个儿青瓷碗做成的灯盏,用破棉絮拧成的灯心也随着大地的战栗摇曳不定。那微弱的火苗似乎在每个瞬间都可能倒下,但又一次次顽强地站了起来……

几个志愿军战士警惕着倾听着外面的动静。在靠近洞口一边的岩壁上,开凿了一个小小的缺口,从这里可以不用出洞就能看到对面阵地的部分情况,必要时也可以不走出坑道,直接从这里瞄准射击对面暴露目标的对手。

此刻,班长聂家全正全神贯注地通过石壁上的缺口向外观察,惟恐对面的敌人趁着炮火的掩护突发进攻。今天的炮击确实很奇怪,甚

至有些突兀,因为自从进入7月以来,交战双方的谈判进入了最后阶段,在阵地前沿,交战双方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已经很少见,连零零星星的狙击手的枪声都很少听到了。大家都认为,战争也许马上就会停了。这种对于和平的猜测在双方战士心中都曾升起过无数次,也熄灭过无数次,总觉得这一次似乎应该是真的了,但每一次希望之后还是必须要打起精神拿起武器继续作战。

根据近来一段时间的观察,对面很少像以前那样进行高密度的火力覆盖。但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炮火突然一下子又猛烈起来,猛烈得让人难以想像。是敌人又要开始新一轮的进攻么?莫非谈判又出



上甘岭

了什么变故？聂家全无法想像出变故的真正原因，他所能做的就是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

另外还有一点，也让大家非常奇怪，对面的炮火虽然密集猛烈，但大多数好像是漫无目标，满山遍野的轰炸毫无重点，炮弹的落点也不像以前那么集中而有杀伤力，只要是隐蔽在坑道内，不会有生命危险。这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难道对手只是在消耗弹药，而不求有效杀伤么？还是对手又在酝酿什么新的作战计划？或者是敌人的主攻方向有所调整，这里只是佯攻？对此，战士们大惑不解，但谁谁也不敢有所松懈。

炮火好像稍稍小了一些，班长聂家全命令两个战士悄悄潜出坑道，观察一下周围的动静。其余人做好战斗准备，随时进入阵地。聂家全看了一下表，时间已经接近晚上8点。天已经黑了，难道敌人也要利用夜间进攻么？

坑道外遥遥传来一阵脚步声，脚步声很乱，越来越近，夹杂着沉重的喘息声。众人把目光投向洞口，脚步越来越近，而且显得越来越急促，牵动着坑道内每个人的心。

刚刚出去观察的两个战士背着一个浑身是血，满脸尘土的人回来了。众人迅速围拢上来。两名战士把那个血人轻轻放在地上，大家看到，他的下半身已经被炸断，聂家全一眼认出，这个血人正是连部的通讯员小崔。

两名战士向聂家全汇报，方才出去观察的时候，交通壕已经被炸塌了一段，就在炸开的大缺口处，他们发现了昏死的小崔。大概就在小崔跨入战壕的那一刹那，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了……

聂家全轻轻拿过水壶，向小崔的口中缓缓倒入，一点一点，很仔细地控制着水的流速。小崔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倒进去的水大部分又流了出来。聂家全在思索，这个时候，连部让小崔冒着这么猛烈的炮火赶到最前沿的阵地，一定是有紧急事情，但究竟是什么十万火急的事情，聂家全猜不到。他留意了一下小崔的周身上下，那只随身携带的挎包已经被战火烧焦了，只剩下烧了一半的背带，小崔的一只手还紧紧地扣在上面。

必须尽快把小崔救醒，才有可能知道那十万火急的军令。

坑道外的炮火又响了起来，只不过已经不像刚才那样猛烈了。卫生员在迅速为小崔处理着伤口，但是，因为失血过多，小崔依然没有苏醒过来。

从小崔进洞到现在，已经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众人还是不知道，连部的小崔究竟带来了什么军令，聂家全更是心急如焚。他隐隐觉得小崔的到来应该和谈判的结局会有关系，但小崔不醒，一切都只能是猜测。

“醒了，醒了”，众人的一阵呼叫惊动了聂家全，他快步赶到小崔身边。由于过度流血，小崔已经没力气再讲话了，他只是无力的张着嘴，一开一合的喘息着。他的意识开始模糊，他的眼睛虽然睁着，但是似乎已经看不见任何东西，惟有一丝气息若即若离地盘旋在口鼻间。

聂家全忽然看到，小崔垂在腹部的手略微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他的手在一点一点，以一种极其缓慢的速度向上挪动，向胸口挪动，当那只手终于挪到胸口位置的时候，慢慢停住了。那沾满了鲜血

和泥土的手指微微颤抖着,似乎要从衣服里摸什么东西。然而这个动作终于耗尽了小崔最后的一点力气,他的手就此永远停在了胸口。

聂家全颤抖的手伸了过去,在小崔衬衣的口袋里,聂家全掏出了一张沾满尘土和鲜血的纸。聂家全知道,那就是连部的紧急军令,这个19岁的小战士,为了避免意外,把军令放在了最贴身的口袋内。

聂家全缓缓打开军令,上面写着:

今晚22时正式停战,届时不准射出一枪一炮。违者军法从事!

立即停止执行原定的一切战斗任务!

立即停止一线阵地上的坑道作业!

立即停止往一线阵地运送弹药物资!

立即整理好全部武器弹药和装备物资,准备按时撤出一线阵地!

立即作好准备,待命拆除前沿阵地全部工事,炸毁所有坑道!

晚22时以前,任何人未经批准,不得走出坑道!

聂家全看了一下时间,时针指向9点35分。在那一刻,这个铁一般的汉子心中充满了酸楚,他曾经见过多少次的生死离别,但是都没有此刻的感受如此悲怆。他的眼睛里渐渐充满泪花,他的眼前模糊了

.....

就差这几十分钟,就是这几十分钟,一条年轻的生命,他刚刚19

岁，自己就眼睁睁地看着他在自己面前溘然逝去了。

聂家全缓缓抬起头，从悲伤的气氛中暂且解脱出来，周围的士兵正纷纷目视着他。他环视着周围一张张年轻的脸，心中说不清是悲还是喜。终于停战了，他们日思夜盼期望的和平终于到来了，他必须把这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带回到祖国去，带回家乡，带回到他们母亲身边去，带回到家人身边去，他有这个责任，他必须履行这个责任。

然而，当聂家全的目光环视一周之后，他突然发现，坑道内原来的9名战士，现在却只剩下8名了。

“张桃芳呢？”聂家全脱口而出。

炮火已经逐渐平息，阵地上弥漫着刺鼻的火药气息，这是战场特有的气息，让所有曾经亲历战争的人终生难忘。这种味道会永远刺激着他们的神经，以至于很多经历过战争的人连火柴的味道都不愿意闻到，因为那会让他们想起战争，想起血与火。没有人天生嗜血，但是在战争当中，他们必须面对杀戮和死亡。

在炮弹刚刚营造出的一个巨大的弹坑内，慢慢探出一双眼睛，机警地观察着对面。观察过周围的情况之后，他从弹坑中提起一枝枪管有些短的步枪，轻轻把枪身向前递出，他又将开始新一次的伏击。

他就是志愿军24军72师214团8连9班战士——张桃芳。几个月前，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兵，一个从来不曾接触过战争的毛头小子。刚刚进入朝鲜的时候，他在军事训练中打靶还屡屡脱靶。但是谁也不曾想到，就是这个普普通通的新兵战士，却在后来短短的时间

内,一跃成为志愿军中大名鼎鼎的神枪手。

几天前,张桃芳作为一线的战斗英雄代表,刚刚从军部参加过表彰大会。在已经过去的几个月的对峙作战中,志愿军军在武器落后的条件下,展开冷枪杀敌战术。张桃芳凭借着手中一支苏制步骑枪,击发442次,射杀敌军214名,成为志愿军中当之无愧的第一狙击手。按照24军军长皮定均的意思,本意要张桃芳撤离一线,作为狙击英雄的典型调回后方。然而张桃芳却一再坚持重返前线。争取的结果是军部最终同意了张桃芳的要求,张桃芳得以重返战场。作为一名狙击手,如果离开了战场,也就失去了他存在的意义,张桃芳十分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

就在刚才众人抢救小崔的时候,张桃芳提着自己的步骑枪悄悄溜出了洞外,见惯了鲜血和死亡,张桃芒不再轻易流泪,只是心中无比愤怒。他远远离开了主阵地,一直潜伏到对面阵地附近。血债血偿,他要让对手为他们的行为付出血的代价。

张桃芳抬头向对面望去,像猎人搜寻猎物一样搜寻着可能出现的目标,他所处的位置距离敌人的主阵地超不过150米。张桃芳的视力极好,尽管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但是借助夜晚天光和偶尔的炮火的闪光,如果有敌军在阵地上出没,还是能够看清他的身形轮廓。哪怕只有几秒钟的光亮,就足以完成一个击发的完整动作。

张桃芒不明白为什么战场突然一下子变得死一般的沉静,他警惕地注视着对面阵地。一阵沉静之后,十几个美军士兵不知为什么,忽然一下子全都钻出了地堡,他们甚至争相脱去了钢盔和伪装衣。有

人开始唱起歌,其余人都跟上去一起吼叫着。这是一种嘈杂喧哗、不成其调的音乐,每一个士兵状态都十分异常。张桃芳看到,有个军官模样的人,除了和士兵一起大喊大叫之外,好像在冲志愿军阵地上大声呼喊着什么,声音很乱,听不清说什么,但是他的身形却清晰地印在天光之中。

张桃芳听不懂他们的叫喊,他也没有必要去考虑对面为什么一下出现了这么多的目标。他头脑中还清晰回映着小崔血淋淋的身体。他慢慢举起手中步骑枪,枪膛中已经压满了五粒子弹,那就意味着,短短几秒钟后,至少将有五个美军士兵将成为他的枪下亡灵。

张桃芳开始瞄准,他的右手食指已经搭上了扳机,他把目标首先锁定在那个军官模样的人的头部,只需要一颗子弹……

就在张桃芳准备击发的一瞬间,一双大手把他的枪骤然摁在了地上。

张桃芳愕然回头……

聂家全严峻的眼神……

这一刻,1953年7月27日晚10点钟刚过。

就在一刹那间,张桃芳看到,上甘岭主峰上空,升起了一个亮晶晶的红色火球,这是停火的信号,和平的信号,胜利的信号。周围的一切都安静了,包括空气和时间,也好像突然停顿、静止和凝固了。几个小时甚至十几分钟前,那电闪雷鸣、震天动地、撕心裂胆的炸弹、炮弹和机枪声,那在各个阵地、整条战线直到朝鲜三千里江山土地上,到处燃烧着的战火和流淌着的血污,就在这一刹那间变成了历史!

12个小时之前，朝鲜战争停战协议在板门店正式签字。

根据停战协定中“签字以后十二小时正式生效”的条款，在签字之后的12小时内，整个几百公里的战线上，空前猛烈的枪炮声再次撼天动地。曳光弹、照明弹、信号弹把整个朝鲜半岛的天空照得通红。战争的双方都想在最后的12小时内显示自己火力的强大，证明自己斗志的不屈。

通讯员小崔，就牺牲在这停战之前的最后激烈炮火中……

张桃芳慢慢卸下已经上了膛的子弹，一发，两发，三发……

1953年7月31日，开城。

北朝鲜所有的城市和集镇，都在反复广播着：

朝鲜人民军全体同志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同志们：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3年抵抗侵略、保卫和平的英勇战争，坚持了两年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停战谈判，现在已经获得了朝鲜停战的光荣胜利，与联合国军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停战协定的签订是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因而是有利于远东及世界和平的。它获得了朝中两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使全世界爱护和平的人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广播中继续讲着停战之后的国际形势，在那个高音喇叭的播放声中，张桃芳静静地伫立着，听着那个反反复复的声音，其中有的他